

群众出版社

一个女生对
爱情与幸福的追问

雨桦 著

为幸福“堕落”一次吧

Weixingfu Duoluoyiciba

雨桦 著

为幸福“堕落”一次吧

Weixingfu Duoluoyicib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幸福堕落一次吧/雨桦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1.
ISBN 7-5014-3085-3

I. 为… II. 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1093 号

为幸福堕落一次吧

著 者:雨 桦
责任编辑:张 蓉
封面设计:章 雪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hs.com
信 箱:qzs@qzchs.com
印 刷: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37 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3085-3/I·1303
印 数:0001—6000 册
定 价:17.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如果岁月再让我回到 18 岁
我会为金钱去堕落吗
会为爱情去堕落吗
会为理想和幸福去堕落吗
会为男人的诺言去堕落吗
我不知道

金钱是堕落来的吗
爱情是堕落来的吗
理想和幸福是堕落来的吗
男人山盟海誓的诺言是堕落来的吗
我不知道

金钱值得堕落吗
爱情值得堕落吗
理想和幸福值得堕落吗
男人会在意你为他的诺言堕落吗
我不知道



天气好得可以用灿烂来形容。这个秋天，少雨，因此，阳光格外温柔。偶尔有一片白云从头顶飘过，悠闲而从容。但很快就飘得无影无踪了。

风也不那么张扬。

惟有蝉，躲在树后，热烈而哀婉地鸣叫着，似乎是在拼命挽留刚刚远去的夏天。夏天还是走了。她不会因为谁的深情而留住自己的脚步。

秋天到来的时候，忧伤和烦恼也一同到来。安小惠每天都在烦乱不安中度过。她对学校和学习烦透了，还有她的班主任秋扬眉老是喋喋不休地对她们说，如果考不上大学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上了大学就等于是上了天堂一样。

安小惠才不相信她这些鬼话呢，小姨也是大学毕业，还不是照样下岗？照样在广告公司为一份广告缠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说得口干舌燥，结果人家还是没做。气得小姨背后一个人掉眼泪，第二天还得跟在人家屁股后死缠烂打。否则，就吃不上饭。老板嘴上说不做不做，但心里对人家跟在屁股后还挺受用的，这样才显示出自己的权力。这是后来一个成为小姨朋友的老板醉酒后跟小姨说的。既然大學畢業也要自己去找工作，干嗎非得死活要去考这



个大学？

她在日记中写道：成功的路有千万条，我要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

这就是说，本篇故事的主人公——安小惠，她要为自己十八岁的命运做一次惊世骇俗的抉择。

有什么不可以吗？她天天这样想。

2

正是上课时间，安小惠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子开着，她不时把盯向黑板的眼睛望向窗外。她喜欢窗外，初秋刚刚来临的景致，一年四季中，她最爱的是秋天。秋天好比她现在的心情，有一点热烈，但更多的是比夏天还要温柔的表达。在安小惠看来，秋天不是衰败，而是多了一点成熟，一点成熟后的沧桑。

是的，她感觉她现在的心理和她的年龄有一点不相称。

十八岁的她自以为已经体味到了沧桑，是同龄人不能体味到的，是父母不能理解的。她就处在这个夹层中。父母把她当成孩子，可她觉得她已经是大人了。而老师又把这当成一个叛逆的年龄。

这一节课是她的班主任秋扬眉的英语课，她不喜欢上。她对英语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每次考试她的英语尽管能得八十多分，也不是班里最好的，只能用中下等来形容。班里同学除了她之外，都在努力学英语，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果学好英语，考上外语学院，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就会有保障。挣外国人的钱比挣中国人的强多了。

同学中流行一句话，学好英语，走遍天下无敌。

安小惠觉得好笑。她就不这么认为。她的理想是当一名歌星。她喜欢在舞台上华光四射鲜花掌声的生活，喜欢被人瞩目。她对考大学不屑一顾。所以，此刻的她坐在教室里很难受，她的心早就飞



到歌厅去了。她一直背着老师同学在歌厅里唱歌。她不想这么偷偷摸摸地生活,想把她唱歌的事情公开化。但就目前来说,如果公开说出来,会遇到很大阻力。

一是她母亲安梅会举双手反对。二是她的班主任秋扬眉也不会同意。安小惠的成绩在班里说不上特别好,也不能算特别差,考一个普通院校还是可以的。她的母亲安梅只有高中毕业,所以,她就盼女儿能考上大学,也算圆她一个梦。现在,她又下岗在家,天天去应聘,人家开口就是大学本科,英语几级,电脑每分钟要打多少字,这一切,安梅都不具备,高中毕业的她在人才市场里简直就是现代文盲。

不但她下岗,丈夫刘望富也在下岗。可以说,这个家庭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两个人在闹离婚。这一次,不是说着玩的,是来真格的了。安小惠的母亲安梅死活要离。起诉书已经递到了法院,就等着判决了。当年,是她死活要嫁给刘望富的,现在,她又选择了离婚,这对自己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她把离婚起诉书递到法院,就等于是对自己爱情的否定,对自己十几年幸福婚姻生活的否定。

对于自己的婚姻,她从不对外人多说一句。不到四十岁的她看上去有些憔悴,苍老。浅浅的鱼尾纹在她漂亮的脸蛋上开始显现。她终年穿着工作服。这个样子对于一向爱美的安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女儿安小惠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想帮母亲改变生活现状,想让母亲过得开心。她把挣钱的想法跟母亲流露过,但是遭到母亲的激烈反对。安小惠没说自己要去唱歌,而是把她说成了她的同学。安梅对女儿安小惠说,家里的一切不用她管,她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现在,她去家政服务公司报了名,每天最少可以到两个家庭去做家务,一个月也有几百块的收入,供她上学是没问题的。总之,安梅的意思只有一个:只要安小惠能考上大学,她干什么都心



甘情愿。而且，她对安小惠只有这一个要求，不能想别的，只能去考大学。那才是她惟一的出路。如果今年考不上，明年接着考。她后半生的理想就是让女儿考上大学。

安小惠无意中看到母亲伸出的手竟是那么粗糙，她的心里难过极了。她本来是想说服母亲的，看到她态度坚决的样儿，她又把冲到嗓子眼里的话给咽了下去。

她不想让母亲为她伤心难过。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安小惠把自己到歌厅唱歌的事说出来，无疑是把炸药扔进了家里。安梅得气疯。可是，安小惠也不想隐瞒下去了，她天天晚上偷偷摸摸的，又能偷偷摸摸到何时，纸里包火，又能包到多久？这件事，迟早要被妈妈知道的。况且这一次单元测验下来，她各科的成绩明显地在下降。

“安小惠，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如果不是班主任秋扬眉对她说话，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一节课已经结束了，而秋扬眉说了什么？她一句也没听进去。这一句她也没听到，是同桌田甜用手偷偷掐了她一下，又往前边努努嘴，安小惠才知道秋扬眉在叫她。

安小惠在同学们闹哄哄的说笑中走出了教室，去了秋扬眉的办公室，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秋扬眉为什么要叫她到她的办公室去。难道她知道她去歌厅唱歌的事了？应该不会的，安小惠的死党，也就是她的同桌田甜是她去歌厅唱歌的怂恿者，对这件事守口如瓶，绝对保护安小惠的隐私。

那么，如果不是这件事又是什么呢？

安小惠的心已经跳得很没有规律了。她用眼睛偷偷地瞟了一眼秋扬眉，秋扬眉的表情严肃得很，然后，拉开了办公室的门，指着一把椅子让安小惠坐下。

安小惠不想坐，可是，她有点害怕秋扬眉，不得不坐下。秋扬眉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的脸。安小惠尽量避开秋扬眉的目光。如



果不是谈唱歌的事还谈什么呢？

“一直想找你谈谈。”果然，秋扬眉开口时的语气就带着老师的威严。

安小惠抬起头，惶惑地看着秋扬眉，似乎想从她的表情中知道她要跟她谈什么。但是，除了威严，她什么也没看到。

安小惠茫然地点点头。

“最近，你上课老是心神不安，这次测验也没考好，能说说为什么吗？”秋扬眉问得直截了当，她是那种看上去很严厉的女老师。

安小惠的心开始由高处往下跌落。是的，秋扬眉嘴上说跟她谈谈，可是，她的脸色像是跟你推心置腹地谈谈吗？她简直就是在命令。安小惠反感她这样的语气，但又不能顶撞她，只好顺水推舟说：“我也想学好，脑子不好使，学过就忘。”

秋扬眉对安小惠这样的回答显然很不满意。

秋扬眉说：“晚自习有人反映，你老是缺习，这又是怎么回事？能给我解释一下吗？”口气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最近肚子老是疼，一坐时间长就疼，所以，就晚来，或者没来。”安小惠灵机一动，撒谎道。

“那么，你能给我解释明白，最近经常在校门口等你的那个长发男人是怎么回事吗？”

安小惠的心再次从肚子里跳到了嗓子眼，她知道秋扬眉说的是老巴，她就在他的歌厅唱歌。如果她要是对秋扬眉实话实说，事情全都暴露了，说不定会闹得满城风雨。这样一想，安小惠就有些退缩。索性坚持到高考，胡乱应付一下，成绩不好，谁也没办法。然后也就明正言顺地唱歌了。一唱唱到北京，唱到中央电视台，唱到家喻户晓。到那时，谁反对也来不及了。她已经成了真正的歌星了，说不定现在对她横眉冷对的秋扬眉还得找她签名呢。

想到这里，安小惠有了些许信心，坐在秋扬眉对面的不是秋扬眉可以随便轻视的小人物，而是天后王菲级别的人。



“她是我在歌舞团工作的哥哥，下班后，顺路来接我。”安小惠这一次没有脸红，盯着秋扬眉。

“真哥哥假哥哥？”秋扬眉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见此情景安小惠也笑了。“放心吧，秋老师，你不就是怕我们有暧昧关系吗？他可是我姨妈的亲儿子，你想，我们会吗？”

这个谎撒得秋扬眉真信了。然后，又针对她这次单元成绩不理想的事教育了她，还有上课老是走神。安小惠在秋扬眉面前表示了一番决心，一定把落后的成绩赶上来，争取考一个理想的大学。出了秋扬眉的办公室，安小惠就小声对自己说：“去他妈的大学吧，我这一辈子都不想上了，就是北大清华来请我，我也不上，我这一辈子当定了歌星。”

看来，秋扬眉对自己现在在歌厅唱歌的事，还真不知道。可是，这样下去又能瞒多久呢？高三开始时，学校就抓得很紧，规定每个人晚上都得在学校上晚自习。她躲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

安小惠的心里一点也不轻松。她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件事顺理成章地解决掉。

田甜见她回来，小声问她秋扬眉跟她说什么了？安小惠挤了挤眼，田甜就知道是什么事了，这是两个人在同学面前约定的暗号。田甜知道有情况，也就不多说。中午吃完饭，两个人一边在操场上慢慢地走，一边想对策。

田甜的意思是直接跟她母亲说，不考大学，然后去唱歌。至于秋扬眉那一关更好过了，退学不就完事了？既然想当歌星还犹犹豫豫偷偷摸摸干什么？考大学是理想，唱歌当歌星不也是理想？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没见报纸上说小燕子赵薇，有了一个亿，问她怎么花？要是她不当明星，她上哪去挣那么多钱？她跟谁星光灿烂地生活？就算她是大学生，说不定还为找不到工作而流鼻涕呢！再说歌星陈明，当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工厂的热力车间，就跟烧锅炉差不多，她一气之下辞职了，所有的人都反对，大学都读完了，分配



了又不干了，不是白念四年大学了？陈明就是陈明，跑深圳的歌厅唱歌去了。要不是她果敢地做出抉择，她会成为今天耀眼的歌星吗？

安小惠盯着田甜的脸看了老半天。

安小惠说：“你以为我不想这样做？你以为我不想当歌星？我不是怕秋扬眉，就是她知道了我唱歌也没什么，大不了在班里点名批评我一顿。我最怕的是我妈，你不知道，她对我的教育就是一根筋，在她脑子里，我的前程除了考大学还是考大学。”

“跟她谈。不信她就听不进去！”田甜说。

“我试着跟她谈过，当然是把我换成了别人，你猜她说什么？”

田甜盯着安小惠的脸。

“她说这是堕落！堕落！你懂不懂？”

田甜沉默了。

3

放学之后，安小惠在公用电话亭给老巴打电话，让他别没事就来校门口找她，要是被人看见对她影响不好。老巴说是不是秋扬眉说什么了？还是哪个小帅哥嫉妒了？好办，他可以出面摆平。安小惠不想跟他说这些，她心里乱乱的，挂了电话往家走去。她想试着再跟母亲谈一次。在面对理想的问题上希望她母亲不要太武断，要听听她的意见。闹不好大学没考上，唱歌的最佳年龄也耽误了。

以前，她回家要坐两趟车，现在不用了，她和母亲已经从原来的家搬了出来，也就是说，母亲已经正式与她父亲刘望富分居了。离婚后，安小惠自愿和母亲生活。这是他们三个人达成的协议。父亲每月付给安小惠一百元的生活费。房子是父亲单位分的，所以，归父亲。



她和母亲在史家胡同租了一个亭子间，那里便宜，每月房租才一百块。而且上学不用坐车，步行十五分钟就可到家。这样，每月她就可以省掉三十块钱的路费。房子是安小惠租的。安梅是不同意租这个亭子间的。她有她的理由，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利于安小惠的成长，要是同学来家里，看到她们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会怎么看安小惠？

安小惠笑着安慰母亲说：“怕什么？我就是住在大厦里也改变不了咱家的穷样，他们要是笑话，我也没办法。这样，每月可以省掉好多钱。省掉的钱用于生活不是很好吗？”

安梅也就不再坚持。女儿如此懂事，让她心里亮堂了许多。

安小惠今天的心情很乱，秋扬眉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看样子已经发现了她的蛛丝马迹，否则，不会把她叫到办公室，跟她说那些话。就算她不知道她在歌厅唱歌，也知道她和那个长发的老巴来往很密切。如果她下次成绩不好，开家长会，秋扬眉会不会对母亲说起那个长发男人的事？安小惠拿不准。有时，就是不开家长会，秋扬眉也会在你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和家长聊聊学生在家里和学校的表现。

快走到家门口时，安小惠决定不回家了，而是直接去老巴的歌厅，她和他有许多话要好好谈谈。她不想再犹豫下去了。纤丝鸟歌房那边一直在催她，是去还是不去？去意味着她每月有六千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她三年以后就可以到北京去发展，出盒带，拍 MTV，红遍大江南北。不去，意味着每月只挣老巴的一千块钱。

也是该和老巴谈谈的时候了。

穿过另一条大街时，安小惠想给母亲打个电话，告诉她晚上直接上自习，不回家吃晚饭。她当然是骗她母亲。但是，电话响了一会儿，没人接。母亲给人做家务还没回来。放了电话，她直奔老巴的歌厅。这件事，必须在今晚有了个了结。况且，她这几天一直对老巴撒谎，说她身体不好，老师也好像知道她在歌厅唱歌，所以，她这几天



不能来歌厅，想躲一躲风头。过几天，她会来的。

老巴当然不会相信安小惠的一面之词，他早就隐隐感觉到纤丝鸟歌房在同他争安小惠。而且，纤丝鸟给安小惠的条件远远超过了老巴的歌厅。安小惠不是身体不舒服，是另外有原因，这原因就是纤丝鸟的六千块钱在作怪。

所以，这些天老巴天天放学时就到校门口来接安小惠，晚饭由他管。这样，小惠就可以不用回家吃，放学后，直接到歌厅来就可以了。否则，老巴不放心，他是怕安小惠又被纤丝鸟的人接走。别看安小惠年龄不大，但是在秋川市的音乐界小有名气。从小在幼稚园时，就爱唱歌表演，到中学以后，一直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如果不是秋川市中学生歌咏比赛安小惠连年拿第一，老巴也不会邀她到歌厅里来唱歌的。这一唱倒好，就唱来许多观众和消费者。老巴的歌厅也因此红火起来。

安小惠的名字很快就在秋川的娱乐界火了起来。人称第二甜妹——杨玉莹。不但长得像杨玉莹，唱得更像。

纤丝鸟歌房看上安小惠的就是她的这一点。所以，纤丝鸟就要把安小惠从老巴的歌厅里夺过来。老巴自然不会放过安小惠，安小惠是他发现的，他凭什么就把安小惠拱手让给纤丝鸟？如果他心甘情愿放安小惠去纤丝鸟，就等于拱手把客人让给了纤丝鸟，他还拿什么挣钱？但是，老巴也清楚得很，纤丝鸟歌房是百事旺娱乐有限公司所属的一个娱乐场所。百事旺不但有纤丝鸟歌房，有星级酒店，还有设施更为先进的其他娱乐项目，老板王大奎在秋川市是响当当的人物。据说，连市长也要敬他三分。且不说王大奎，就说纤丝鸟歌房吧，秋川市最大，就是在省里也属一属二。在北京很有名的歌星当年都在秋川的纤丝鸟唱过歌。

纤丝鸟有中国最一流的音响师，有豪华的设施，有装修典雅的门面，据说，当时，这个纤丝鸟歌房是老板王大奎在去美国和欧洲考察一番后才投资的，建筑和装修都很西化。也就理所当然地聚集



了秋川市最好的歌手和最有钱的听客。

这样一个响当当的歌房老巴是竞争不过的。所以，老巴就得天天到学校门口找安小惠，生怕一不留神安小惠就飞了。他不会让她飞的。如果她真的飞到纤丝鸟那边，对老巴绝对是一个打击。她一走，客人也就没了，他的歌房十有八九会陷入经营困境。这是老巴最害怕的。还有，他真的想好好培养安小惠，帮她实现她的理想。

本来他是刚要去安小惠的学校的，不料她却打来了电话，不让他去了。老巴预料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想找安小惠好好谈谈。看来，今天晚上，安小惠又不能来了。老巴一个人在他的歌厅里不停地抽烟，心烦意乱。如果安小惠真的铁了心要走，他老巴又有何能？这几天，很多熟客都抱怨甜妹没来。坐不上两分钟，扭头就走。

老巴只能哼哼哈哈地应付着。说兰兰唱得也不错，不比甜妹差的，我老巴的眼光向来是独到的。客人瞪了老巴一眼说：是你掏钱买单还是我掏钱买单？要是你掏钱买单请来一个八十岁的老太我也高兴！

老巴也就没辙。干瞪眼。

就在他烦躁不安的时候，安小惠推门进来了。老巴以为看错了人，使劲地往鼻子上推了推眼镜，瞪大了眼睛。

“干吗这么大跌眼镜？不认识我了还是你有钱了？”安小惠见他这副模样就同他开玩笑。

“钱没有，也不是我不认识你了，而是不认识我了。”老巴一边说一边把她让到椅子上，递给她一杯可乐。

安小惠没心没肺地喝完了，现在的她又渴又饿。老巴又给她倒了一杯，安小惠就当饭一样喝掉了。

“你病好了？”老巴的眼睛盯着安小惠的脸说。

“我没病。”

“我猜也是。”老巴显得很没趣。

“什么意思？有意见直说。要不我可就说了。”安小惠永远一副



调皮样儿。老巴拿她也没辙。

“没有你说的那么多意思,我是想,我老巴对你还不错吧?”

“对!是不错。没有你我不会想到去北京唱歌。没有你,我不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

“所以……”老巴犹豫着。眼睛盯着安小惠。

“我不该离开你是不是?”安小惠把他说了一半的话接了过来。

“我是说,我可以好好培养你。这样不是很好吗?如果你不学习发声和演唱技巧的话,很快你就会被淘汰出局的。”

“老巴,你不要跟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喜欢直来直去。要是你再卖关子我就走了。”安小惠站了起来,做出真要走的架势。

老巴跟上来,一把把她按在高脚凳上。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是不是纤丝鸟给你六千块一个月?”

“没错!怎么,你嫉妒了?”安小惠扬着脸,咬着嘴唇,笑嘻嘻地问。

“那么,这是真的了?你决定了要去他们那里?”老巴直视着安小惠的脸。

“你不希望我去吗?你不希望我挣好多钱吗?你不是说,有了钱就可以出盒带、拍 MTV 吗?如果谢东不是当初借了八万块出盒带,谁会到处传唱他的《笑脸》?谁会知道谢东是谁?”

老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眉头拧成了川字。

“可你……”老巴甩着两只手,手里的烟蒂不知甩到哪去了。

“可你知道纤丝鸟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

“我知道,一提纤丝鸟你就神经过敏,说人家那是妓院。你不要诋毁人家的形象好不好?啊,我去纤丝鸟你就说那是妓院,那我在你这儿你就不是妓院了是不是?是,我知道,纤丝鸟那里的客人有钱,个个都有来头,绯闻也不少,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去唱歌,是去挣钱!又不是去做妓女!”安小惠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手插在



裤兜里，满不在乎地说。

“你会学坏的，纤丝鸟是个大染缸，你想不学坏都难！”老巴据理力争。

“我要是想学坏，在你老巴这儿不照样可以学坏吗？还非得到纤丝鸟去学？”

“你还是个孩子，有时，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样！”

“可我也不是你想像的那样，我安小惠做人向来是干干净净明明白白。难道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你还不明白我安小惠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安小惠在地上走来走去。她觉得老巴可真啰嗦，不想再和他多说一句话。

“这和明白不明白是两回事，到时候，你根本就是身不由己。”老巴似乎想用这种观点说服安小惠。但是安小惠根本就不听他这一套。

“行了，老巴，你也别苦口婆心地劝我了，去纤丝鸟的事，我已经决定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是你发现了我，并教我怎么在舞台上唱歌，怎么发声。如果不是当初认识了你，我也不会决定走唱歌这条路。如果你觉得你是为我好，那么，你就放我走，给我自由，让我飞翔。如果我有一天真的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星，我一定写一首歌，唱给我的老巴，行了吧，也算是我的赔罪。现在，我最要紧的事是挣钱，要挣二十万，自费出盒带，拍 MTV，你就等着我成名吧，到时，我一到你的歌厅来，你就等着你的门被挤破吧。”

安小惠说完，往门外走去。

老巴走上前来拦住了她，默默地盯着她的脸。

“我也给你六千块，你还会离开我吗？”老巴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安小惠注视着老巴的脸。突然笑了起来。

“你不是爱上我了吧？”

“你这么认为也不是不可以，现在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去不去纤丝鸟的问题！”

“不是已经讨论完了吗？”

“没有。我想，我留下你，主要是为你的前途考虑。”

“你不觉得你做得有些多余吗？”安小惠笑了一下说，“我知道我这样说你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如果我留下来，我也不会快乐。记得你曾经说过，爱一个人就给她自由，给她快乐。如果你爱我，请给我自由、给我快乐好吗？”

“小惠！”

安小惠往前走了几步，但又停了下来，回过身，望着老巴，眼睛有点发涩。然后，她走过去，深深凝视了老巴好一会儿，伸出双手，把脸埋进他的怀里，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

老巴抱着她，双手抚摸着她的长发。

但是，安小惠却松开了自己的手，很快，她的身体也离开了老巴的身体。

安小惠鱼一样从门缝里挤了出去。

老巴随即跟了出来，在她身后说：“我真的怕你学坏，如果你在我这里唱歌，我可以继续辅导你，还可以为你和北京音乐公司签约的事做准备。”

安小惠回过头，朝老巴笑了一下。

“如果你不恨我的话，我倒希望你去为我做这件事。可是我现在顾不了这么多，我就是想挣钱，挣很多钱。有了钱，我才能去想我的理想，才能去想成为歌星的事，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说完，朝老巴做着鬼脸。

安小惠走了。

老巴在她身后喊了一声，她没回头。老巴就那么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安小惠消失在大街的尽头。他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着，又狠狠把它吐到地上。

“他妈的！”他气极败坏地骂了一句。